

冬天很冷的那几天，我在天台建好了一个花基，种了几棵树，然后开始疯狂盼望春天。

我知道树木都很准点。在《如何观察一棵树》中说：“即使公交车不守时，但鹅掌楸会守时。”在《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》中说“白蜡从不在橡树之前展叶”。在《树的智慧》中写：“忍冬最早长出叶子……”

在我还没有种下自己的树之前，我已经买了好多本跟树有关的书。仅仅是那些文字描述，就能让我书房的空气变得芬芳。我确实拥有一个很不错的天台，但是，我家同时养了两条大型犬。我曾经试着种一点花和树，但连长刺的仙人掌也被狗啃食了。于是，我像海明威把庭院都让给猫那样，让我的狗成为天台的主人，花草只是配角。

这个冬天，我专门研究花的朋友不顾我的反对，给我送来了一批盛开的三角梅。那是非常富于感染力的一批花，在这批花和朋友的鼓动下，我在天台上建设了一个花基。

包工包料耗资一千三，只一天工夫，花基砌好了；只一天工夫，我陷入后悔：我为什么没有提前几年做这件事？那个宽80

厘米，长十几米的大花基呈现眼前，头脑中灵感绽放——我可以种果树，可以实现水果自由，我可以种瓜、种豆，然后豆角架雨如丝，我可以种爬藤植物，比如使君子和炮仗花，它们会带来夏日浓荫。然后我还可以贴地种些草花。

填满土但暂时只有泥土的花基在眼前铺展，我仿佛巧妇有了米，作家有了稿纸和灵感，我急切期待创作，只恨时间太长。

我种了南洋杉、枇杷树、黄皮树、桃金娘、百香果、牵牛花、使君子、炮仗花——这些全是我思念已久的，只有南洋杉除外。南洋杉的灵感来自黑塞的《荒原狼》，这本书中的南洋杉对荒原狼哈勒意义重大，它以最高标准体现了市民家庭如何忠诚尽职地在小事上恪守责任”。就是在这棵南洋杉前面，荒原狼第一次对“我”自称是荒原狼，并且说：“他确实实实在在地欣赏并热爱我们这小小的市民世界。在他眼中，那里意味着稳固与安全，是他无法抵达的故土与安宁。”

南洋杉于是在我心中成为一个高贵的能指，我本以为，哈勒生活的德国，与我们中国南部的纬度如此不同，想必也不可能种

### 我决定重新标识我的日子

陈思呈

2026年5月1日是“夜光杯”创刊八十周年的日子。八十年，“夜光杯”里故事长。掌故轶事、百姓生活、城市变迁，都在其中。它不只是一份副刊，更是几代上海人的案头灯火、心底温情。“爱夜光杯，爱上海”——它与《新民晚报》一起，见证城市年轮，成为上海的文化符号。

“夜光杯”因您而闪光，我们诚邀您用一句话，说出您对“夜光杯”的理解，道出您与“夜光杯”的情谊。这一句话或一段话，可以是多年相伴的会心感悟，可以是某个标题、某篇文章带来的瞬间触动，也可以是您心中对“夜光杯”最贴切的“画像”。

入选“金句”，将用于“夜光杯”八十周年相关系列活动的推广，作者本人也将受邀参加系列活动，获赠“夜光杯”新书。

**参与方式：**  
请将您的“一句话”，附上您的姓名及联系方式，通过以下方式发送给我们：  
1. 新民晚报微信客户端：在

### 杯中有光阴，有知己——

## “夜光杯”创刊八十周年 征金句

本启事评论区留言。  
2.“夜光杯”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私信。  
3.电子邮箱：发送邮件至ygb@xmw.com.cn，邮件主题注明“‘夜光杯’八十周年征金句”。

截止日期：即日起至2026年3月31日。

八十年，杯中有光阴，有知己。期待您的一句话，让这份情谊，落笔生花。

“夜光杯”编辑部

植同样的树种。但当我随口问起园艺师傅关于这种树，他马上说有，还报出一个出乎意料的低价——“138，一生发”——不可思议，只需要138块钱，我就能购买一种哈勒无法抵达的故土和安宁。

现在我的花草和树都种下了，虽然百香果只有几片叶子，使君子只有30厘米高，但是，树木自身必然携带的秩序感，让我的整个生活已经笼罩在那一片春天必然会到来的浓荫之下。

我的日子，也将会被重新标识。我将以这样的方式给它们命名，诸如：“黄皮树结出果子的那一天”“桃金娘抽出新芽的那一天”“牵牛花开出100朵花的那一天”“南洋杉长到一米八的那一天”。我的时间获得一种新的定义方式。

但是，正如在泥土运来之前的那一夜时光尤其漫长，此时我也感到两个月后的春天太远了。在种树之前，“两个月后”对我来说意味着春节刚过，新学期重新开学，我开始每周上课，但现在，“两个月后”对我则意味着百香果疯狂抽条，枇杷树猛长冠幅，使君子的藤蔓长满了我的整个竹棚，繁花细蕊，狂蜂浪蝶……这样的景象令我感到当下忍无可忍，我迫切地期盼两个月后的春天，恨不能一步到达。

而在这个花基砌成之前，本来我有四个春天都可以那么美的，因为我拥有这个天台已经四年了，是我自己把它们错过了。

于是我渐渐地意识到，此时，我对两个月后的春天的饥渴和盼望，恰恰是出于我之前对那四个春天的浪费。

再一次，我想到人的生命是多么短暂，如果人类可以活五百多年，那么我们可以动辄拿二三十年来作为我们的“容错率”。那时候的我们不会介意挥霍了十年青春，我也不会遗憾于区区四个春天的蹉跎。人类的全部心态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不是这个地球上不会再有“紧迫感”这种事物？

托卡尔丘克的科幻小说《人类的节日年历》写了一个人在310年间被不断地复活，每过一年他就要死40个小时，这是一年一度的虚无，全世界仿佛都随之死去，等到他复活了，世界才继续全面运转。作者，或者说人们把这个人创造出来，是为了抵抗什么样的恐惧呢？

我又想起电视剧《权力的游戏》中，那个老妈妈给布兰登讲的故事，几千年前，当时安达尔人还未统治七国，一个出奇漫长



生肖印  
(篆刻) 孙钟炬

学生时代，我最喜欢上地理课。原因非常简单——我从小就喜欢胡思乱想，从三四岁开始，我就觉得，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。我不知道这种感觉的依据是什么，但我坚信这一点。我暗暗对自己发誓，长大以后，一定要离开这个乏味透顶的小镇，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。

地理课每周两节，总安排在下午的第一堂课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会常常想起那些初夏的下午。午睡醒来，我拖着软绵绵的身子走出教室，去河边洗脸。烈日高悬，空气滚烫，皮肤被晒得刺痛，好像有人不停地朝身上泼辣椒水。河岸边有一棵巨大的杨树，上面有好几个鸟巢，鸟好像也刚刚醒来，叫声有气无力。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小卖店买赤豆棒冰，而是早早回到教室，等着地理老师的到来。

地理老师姓褚，是个上海知青，他长得有点像三毛，头发稀少，额头上的疤痕，活像一幅地图。他知识渊博、说话风趣，上课的时候，从不像其他老师那样照本宣科，只用几分钟讲课本上的知识，剩下的时间，会讲各地的风土人情、奇闻逸事。他对每一个地方都如数家珍，好像这些地方他都生活过一样。他的讲述似乎有一种魔法，在他的讲述中，那些遥不可及的城市变得分外亲近，好像我们隔壁的村子一样，一抬脚就到了。

上课的时候，我一刻也没闲着，一边听一边拿小刀在果绿色的桌面上划着。当他讲到好望角的时候，我就画一个好望角，当他讲到苏伊士运河的时候，我就画一个苏伊士运河，当他讲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时候，我就画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……

对我来说，每一堂地理课都是一次美妙而未知的旅行，地理老师提到的每一个地名，都能引发我无穷的联想。

比如，他讲到黑龙江，我就会想起二伯所在的农场。春天，雨水丰沛，森林里充满了草木的清香，腐烂的树根上长满了木耳。林子深处，传来猎枪的声音，一忽儿，又静寂下来。暴雨在不经意间抓挠着焦灼的黑土地，孩子们在浅浅的小河里摸鱼。秋天，天空很低，水很浅，一望无垠的麦地，铺向天际，像一幅油画。河对岸就是俄罗斯，那里的房舍远远望去，就像是一个温暖的童话。起风的时候，可以在风中闻到烤面包的香

味。冬天，冰雪覆盖了原始密林，人们到不远的林子里去伐木，回来时带来野鸡和狍子……

比如，他讲到内蒙古，我就会想起夜色中的草原。没有月亮的晚上，夜色如沥青般黏稠，我在草原上行走，轻微的风拂过我的脸庞，青草的气味比白天更加浓烈，一个劲地往我鼻子里钻。草原无比辽阔，好像整个宇宙都变成了草原。翻过一个又一个舒缓的小山坡，我终于见到了一间亮灯的小木屋，那是我晚上落脚的地方。推开门，看见主人正在煮手抓羊肉，奶白的汤汁在大铁锅里不停翻滚，空气中弥漫着羊肉好闻的香味……

比如，当他讲到维也纳，我会想起电影《茜茜公主》，想到华丽的船穿行在蓝色的河流里，然后音乐像烟一样升起，宫门缓缓打开……舞会开始，盛葡萄酒的高脚杯里，晃动着绅士和淑女的身影。宫廷外面，是无边安静的夜色，街道比白天更加狭窄，精美的建筑，散发出古老的气息。马车晃动着微弱的灯盏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消失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……

在所有的地名中，我特别关注的是一个叫贵阳的地方。这个地方与我们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抗战时期，我们家举家迁往贵阳，抗战胜利后，我爷爷返回了老家，大爷爷和小爷爷留在了贵阳，在那里开枝散叶。我隐约觉得，自己的亲生父母就在那里。

我的大姑妈经常去贵阳，她告诉我，那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城市的四周都是山，火车要穿

过数不清的隧道才能到达。我撇着小嘴说，哼！总有一天，我会去那里的。

我们家有一张中国地图，不知道是谁买的，由于折叠次数太多，已经十分破旧，像是一块没有彻底切断的韭菜饼。只要一有时间，我就会翻开地图，进行虚拟的旅行。我的目光沿着铁路一路延伸，越过杭州、义乌、金华、衢州、上饶、株洲、娄底，一直到达贵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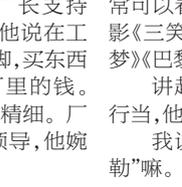
多年以后，一个雾气弥漫的冬日，我终于如愿以偿，逃离了故乡，踏上了开往贵阳的火车。一阵尖锐的摩擦声之后，火车开动了，几乎同时，逃离的兴奋随之散去，莫名的伤感袭上了心头。我回头看了看那个灰扑扑的小站，鼻子突然开始发酸。火车义无反顾地前进，离生我养我的地方越来越远了。

反过来讲，我觉得人类的寿命太短，必然是因为觉得活着可堪享用的内容太丰富了，因为我们这一生美好的事物太多，我们想要看的美景，想要享受的美好际遇，太多了。

现在我的视线和思绪同时回到眼前，眼前依然是我那棵只有几片叶子的百香果，只有30厘米高的使君子，它们不知道自己这几片叶子能引起我如此这般的头脑风暴，它们不知道这几片叶子带给我这样的领悟，它们也以这几片叶子，弱小而傲然地活着，按自己的节奏，守自己的时，以它们的存在，训练我的耐心，让我向它们看齐。

人们的念想、祈求与祝福，都倾注在这“闹元宵”的种种仪式里。

为春天存档  
责编：殷健灵



## 不是忘却，是内化成前行的力量

钱青青

那栋三层楼房静默地立得多伦路的深处，如同一位沉默的长者。踏入左联纪念馆，我感到时间仿佛有了质感——不是文学史课上的数字，而是能触碰到、有温度的记忆。

翻阅展柜中的《呐喊》《子夜》《包身工》等经典著作，我想起早期左翼文学的鲜明标识，这种创新的叙事模式，不仅打破了传统才子佳人模式的束缚，更是建构了与封建伦理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截然不同的新思想体系。蒋光慈的《少年漂泊者》等作品曾激励无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，正是因为它们在追问民族出路的同时，也呈现了对个体命运与情感生活的关注，这种双重维度构成了左翼文学初期的独特魅力。在物质丰富的今天，我们或许不需要复刻蒋光慈、洪灵菲在小说中构建的“革命加恋

爱”叙事，但左翼文学注重大众立场、关注社会不公、追求精神解放的核心价值依然值得传承。面对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文字似乎变得易逝，但正因如此，真正的文学更应当承担起照亮人心、引领社会风尚的责任。

回到宿舍，我翻开鲁迅的《野草》，重读《影的告别》：“我独自远行，不但没有你，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。”这份告别不是终结，而是新的开始。作为新时代的文学青年，我们需要告别昨日的影子，但不是忘却，而是将它内化为前行的力量。

(本文作者为同济大学学生)

化，都在他的镜头里。他给我看当年拍的照片。2018年，奠基者之一龚兆源回石化讲党史，恰逢老人百岁生日，退休的他依然用镜头去记录。龚老依然亲热地叫他“小陈”。

他自豪地说，上世纪80年代他就用上了1600元的单反美能达XD，当时马厂长支持他，只要搞好宣传。他说在工会采买，从不大手大脚，买东西精打细算，不浪费厂里的钱。买自己的反而不那么精细。厂里曾调他去基层当领导，他婉拒，不喜欢。

四岁学围棋，背棋谱。教他的老先生是前清举人，曾和辜鸿铭在北大同事。有一次，他听老先生和别人谈话，正说到他，说这孩子无杀伐之气，将来……他说，他听后就知道自己将来平平，不会有“出息”。

他说自己下棋和、墨守棋谱，不走险着，大局够了目数，就是看到对手有破绽也不会“攻逼”“屠龙”。这是一个人的本心，本性。

初中毕业，他和大批学生被分配到在建的上海石化，来到金山。不久，他以工代干，上工艺技校，学习摄影。

毕业后，他进了工会。用相机记录上海石化的发展，谈起上海石化创建者的名字，他如数家珍，国家领导人视察石

化，都在他的镜头里。他给我看当年拍的照片。2018年，奠基者之一龚兆源回石化讲党史，恰逢老人百岁生日，退休的他依然用镜头去记录。龚老依然亲热地叫他“小陈”。

他自豪地说，上世纪80年代他就用上了1600元的单反美能达XD，当时马厂长支持他，只要搞好宣传。他说在工会采买，从不大手大脚，买东西精打细算，不浪费厂里的钱。买自己的反而不那么精细。厂里曾调他去基层当领导，他婉拒，不喜欢。

春天的邂逅  
高艳

他给我看他当年的工作证、游泳卡、石化工人影剧院的人场券、采访的介绍信，还有到深圳、珠海的边境管理区通行证，保存完好，有的还塑封着。

他珍藏的是他的青春，那一代人的回忆。

他大量阅读，从茅盾、巴金、张爱玲到曲波、周立波，再到从维熙、王安忆、北岛……因为在工会，和新华书店接触多，他现在还保留着别人买不到的5元一套的《红楼梦》，当年还经常可以看到别人抢不到票的电影《三笑》《斯巴达克》《蝴蝶梦》《巴黎圣母院》……

讲起上海旧事，无论哪个行当，他都能钩沉细道道来。我说您不就是上海“老克勒”嘛。

为春天存档  
责编：殷健灵

春天的细雨打在窗上，他坐在我对面，藏蓝色薄羽绒服，围着孔雀蓝羊绒围巾，黑边眼镜，很时尚。黑发一丝不乱，脸庞饱满，看不出年过七旬。笔记本放在桌上，访谈内容他事先做了梳理，重点一一列在笔记本上，街路、建筑，还用心地画了图。

谈起五十几年前上海石化往事，思维清晰，我感叹他的记忆力真好。他说，他五岁就知道自己“没出息”。

他老家在宁波，当年爷爷到上海求学，家里在静安寺路置办了房产，随后爷爷考上庚子赔款留学项目，学电报技术。回国后就在四川路上海邮政总局工作，后来去了广州。

爷爷上世纪五十年代去世，只差几年，他没能见到。

